衎石齋記事續槀

衎石齋記事續稾卷三

嘉興錢儀吉新梧

荅張介矦書

入夏兩奉手書未荅所以然者欲譔定大耆姓氏五書之序亟寄呈以塞尊指乃思久不屬近日事冗益甚恐遲徊無已即來書它語當復者先復幸垂覽焉天生介矦厄其遇而昌其文名山之業必使聞於後世今甫行二十卷之集它譔箸刊布未一二草稾塞屋中多未定其將抉四部之幽秘匡百代之悂謬穰穰貯胸中正載

不可討當此之時天方苦介侯以伏几呻畢馳神焦思
忘寢與食雖原思長貧武子瞭目歆浸世之名疲瓶不
遑息窮年累歲左采右獲以惠來學焉能遽下赦召令
釋塵勞而還淸虛哉元日之夢非想卽因無忘置念必
欲詹之亦自有說吾聞夢田獵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
旦而田獵俗人多言夢境相反然則夢別離者其將會
合乎吾欲游秦舊矣來詩又以吾爲柱下史靑牛入關
其在春乎但恐有酉道主人之費不必爲吳中高士之
憂也一笑拙稾奉寄後書來屢道及之可見常置左右

今又諄諄欵正一用字一稱謂必求其至當非至變何以得此鄭康成之稱公也孔北海之爲也而後代禮家爲鄭學者多稱鄭君竊謂君公從同焉爾故詩家稱大小毛公又無君之者儀吉之稱鄭君從乎經師之後云爾布政使司布政使上爲地下爲官督撫但以中朝大官監臨之而布政使則全轄所屬州縣爲一省之長昔春秋時楚縣皆稱公葉公見於論語孔氏之徒不加斥李布政使之稱公以此兄意亦非謂不當稱也但以兩文較其輕重謂爲不安然如滕公訟言鼂錯冤景帝曰

公言善吾亦恨之時滕公爲謁者僕射武帝謂車千秋
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敎我時千秋爲高寢郎耳且君之
稱臣柰何公之禮坊記又曰大夫不稱君示民有尊也
則稱君又甚重故吾謂二字從同焉爾釋詁曰公君也
無二訓此條或可無改否朕爲俗字當從目作眹是也
然眹亦說文新附字其訓爲目精與莊子言眹淮南言
眹兆義不相比合說文朕我也在舟部段懋堂以我也
字爲後人妄增而引東源注考工記舟之縫理爲朕謂
可補叔重之闕詳載意徒以兆爲坼理擬爲是說耳固

不必爲定論而字之正體說文但有從舟之舩今欲從之如何范忠貞之殉於閩也同死者五十有三人儀吉撰行狀自忠貞本集外徧攷八旗盛京閩浙諸通志抱犢山人彭無山李容山張清恪戴東原諸家文集僅得嵇沈王三先生及公弟承槽同死狀它如張福建嘛呢等數人雖爲耿逆所害其事相先後不知在五十三人中以否而王天祐者且不知其存亾語略見拙著跋忠貞集篇內見危致命名泯漫而不彰深以爲憾今乃得聞有廣東同知泰人李氏者不勝欣幸塈兒條具始末

明以告我拜懇勿忘至前所寄養素堂集序屢易稾始
敢出憶在甲子乙丑間儀吉里居故秀水縣知縣張君
友柏自黔差回浙云見兄於玉屏因言頤園先生過玉
屏兄扑其從人事丙寅兄來嘉興又言董公檄催丁銀
兄覆稱銀已解司且責其下檄之時已在收銀給批回
之後此又一事迨漢軍蔣公督蜀中兄爲屬吏數爭於
蔣公兄自言之它人亦多傳述之其事甚眾故序之言
曰抉巡撫前驅之索金者公文上何書若師敎弟子此
三句卽賅上數事言之今又增一句云筵布政使僕之

催丁銀者不知與董公事爲一爲二但事既相類詞亦太煩且前驅索金抶之當抶布政使僕催丁銀箠之不當箠將謂催丁銀不當遣僕過在布政使不在僕或僕別有崛强無禮者句中又未顯出讀者何從知之且兒爲强項令三十年此類事日月有之書不勝書序文集而及政事本非體要所以云云者欲見介疾剛直終以不遇而不能不昌其文就所稱道已足不必更增此句轉若爲累後幅敘離合數語詳略不關大義惟見意爲之可而北京之稱則不可用唐之北都爲太原後唐北

都為鎮州宋之北京為大名皆非今京師之地明燕王
遷都設南京部省官於南直隸乃有北京之稱我
朝自東京創業統壹宇內定鼎於燕明之南京久廢何
爲襲其故名哉請仍稱京師雖於上文複出義實無害
桂山書中道吾兄意氣和平進德可敬弟則徒以文字
之細多言曉曉如此媿不及兄多矣抑恃兄之和平而
盡其言邪然兄之愛弟方意氣盛時何嘗有一言之違
一事之責四十年於兹矣豈今日而有異邪吾是以不
恐比日精神如何目暗得漸愈否三月之吉祥女入門

阿翁當有大慶飲酒宜剛制校書勿太勞溽暑百凡珍

重姓氏之序亦不敢久閣朝夕思之一脫稾卽寄上

答蘇菊邨源生書

菊邨足下昨付回文稾覆閱數過僕久欲有言以足下諄諄下問不憚往返若是其勤也庸詎可默爾而息乎足下以謝君輯古文孝經而與之書謂劉光伯本多可疑者所見甚當惟十可疑之說意多旁出而所攻亦有未諦審者蓋爲學必從其溯循流而下若舉本以起末則事不煩而鮮所歧誤將欲攻經典傳授異同眞僞但取漢書熟讀之十可得七八藝文志之言今文孝經也曰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又曰

長孫江后翼張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乃唐人撰五代史志云長孫多閨門一章果如所言向固何以云經文皆同也志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引劉向云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然則劉向所見眞古文但多一章無閨門字閨門章始見於光伯所獻之本是以司馬貞得斥其鄙俗眞古文且未見有是章而況長孫氏爲今文者此非史家錯謬卽隋書傳本誤爾班志之言古文尙書也曰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

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劉歆移書太常亦但言逸禮有三十九篇即班志禮記今之儀禮也儀禮五十六篇去高堂生今文十七篇得此數下尚書稱十六篇義同皆以增多於今文者計之書十六篇天漢之末孔安國獻之俱不言孝經安國書序後人偽作故不引至建光二年許沖上書稱其父愼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又申言之曰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譔具一篇并上是安國所得孝經古文至昭帝時始獻於魯之三

老安帝時許愼始有說而所謂官無其說者謂前此諸
儒未有傳說非謂官無其書也讀漢書誤以安國所得
古文之數悉為所獻之數斯許氏之言不得不疑為歧
出故讀古書一字不可忽略元遺山有言文須字字作
亦要字字讀此論文爾而為讀書至善之法然唐宋以
後作者疏密堅脆不能齊同固有不可深求者如司馬
貞惟駁正光伯古文閨門章之偽而近儒遂謂貞削閨
門章假使本有是章謂貞削之可也本無是章安所得
削益世方右文人人思列於作者道聽塗說觸目多有

辨之不勝辨吾但讀古書昭然黑白箸於吾心世人出入主奴起滅之不已憑軾觀之亦足樂也何暇佐鬥哉若夫六藝皆出自孔氏而經師相傳本各不同如春秋三家皆周人所傳也而文亦多異孔壁古文孝經亦周人所傳爾不必孔子手定今文又在其後且師授不同邸篇文或異無足怪者若張霸百兩篇文意淺陋以中書校之非是儒林傳明箸之安見漢代必無作僞之人而世亦未嘗無知之者也周師入郢江表圖書悉爲煨燼爲牛里人所稱五厄之一經籍志中梁有某書今亾

者不可數計古文孝經必於是時葢亦可信此皆顯在
前載而不必過疑者也足下謂司馬貞雖排古文斥孔
傳仍請孔鄭竝行而明皇詔亦兩存之此言甚當提要
已先及之其引說文仲尼凥無閒字及桓君山所舉古
文字數光伯本皆不合亦足以補司馬氏之闕宜乎謝
君歎爲甚確而無以易之也第二書尤明確可存稾至
鄭注之爲小同略見玉海引國史志中近阮戶部攷之
綦詳似可論定若安國之傳既不見班書始見於家語
後序此正與古文尚書蹤迹相類竊疑亦是王肅皇甫

謐輩僞撰足下嗜古勤學幸留意及之有所得希爲披示也藝圃詩一册送還左海先生傳足下欲寄示貴友須更錄本去以篋中無副耳鄙意不欲多示人可已已之何如

又

承示濬邑邢烈婦墓表拙著碑傳集中已有熊耦頤先生名寶泰卽濬令象階父也所撰傳一篇今擬并錄此表其事迹較詳也惟末一段議論若天故離其死以成奇烈之名則所見非是一部大易扶陽抑陰天道福善禍淫天但欲

死淫人耳豈欲死烈婦哉人道不立而陰陽乖午乃至於此且以其事觀之邑在大伾山之麓大風揚沙事所恆有弱女夜行失路亦何足訝至淫人豺狼之性不從其欲而以鞭死尤無足異故邪之死雖云奇節而道實合於中庸所以可貴也名者中人之所勉故曰名節曰名教聖人所不得已也而知道之君子則必求端於天蓋名猶可以僞爲而道則必以誠立中庸鬼神之爲德一章通徹內外所當熟讀惟足下可以語此故因邪事而一發之幸勿以語人也

又

前荷手書以僕有長子之戚稱引聖賢以相鐫厲眞切鄭重非尋常慰問之言感潵悚息因攷朱子遭子塾之喪亦已年逾六十而告終之年猶爲長孫娶婦今逝者兩子皆娶妥擬前賢愚父子已爲多幸敢不自變以副所期校經現刻儀禮尙未畢工未暇及它書潛庵諸經解近人纂輯者用意可嘉而漏略太多惟春秋解謂從舊人集說中錄出者多它書所未見僕觀宋儒稱引廬陵尙可補輯一二事竣且付梓亦仍不能備更俟後人

續補之耳賀氏春秋歸義劉弁卿署獲嘉得之歸以見
贈亦祇十二卷係刪本非原書矣詞嚴義正洵乎德人
之言今夏大兒家鄉所得鄭氏王三傳闕疑二書皆大
忠遺著有益後學惜卷帙多尚未有任其事者呂氏孝
經本義即日寫樣付刻大全書多亦尚有待浚川家儀
甚善此恐不及刻泰泉鄉禮足下想已閱畢中間似多
遷就又有難行者不如浚川篤實穩當中州詩集因鈔
錄河嶽集及王子紆郊思堂集未竣是以尊處所借俱
未動手此事尚非甚難且已有若干家數不忍中輟恐

更散失也足下有續得者隨時見寄惠我多矣某君涉訟之事以平日議論氣象度之必無其事但如來示欲確加訪察則甚難一則聞爲之中者尚在調停未至上達若恩遽一言恐訪問者轉爲怨告其敗也固所不忍卽能如歐陽公雖置詔獄卒白其誣猶不若相忘無言之爲愈自古小人之誣君子每以曖昧之事使之莫能自明況私及牀第非其親暱朝夕共處者何從措一詞若道塗之口類多輕薄不足爲據何可訪鄉由君子之道處朋友之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此正理也若竟

不幸有疑似之迹不妨爲黃忠端之於鄭鄤不可爲王始興之於周顗區區之心如是而已尊體近日已大健未所攜猺桂稚圭舊贈者此間尚多可酉下以備萬一之用僕近來眠食尚能如常梠孫遭喪後大病幾危日內接信知已向愈足慰遠注省垣禱雪未降晨起暖甚草草布復即候侍下萬安想如所頌

與李覲廷祖光書

覲廷足下僕來大梁舊矣自惟庸淺無以爲諸子裨益獨以遺經在笥少長誦習白首無聞幸多暇日冀與諸子朝夕講貫斆學相資或得一字之解明一句之義則此日之白飯菜羹若享太牢焉乃粲粲媚學之子多志在科舉夫科舉非不出經術也而今之爲之者非也亦有知其非而自爲表異者又或務高遠好博覽而競時名念此事非屛棄一切沒首章句中十年十數年終不可得入徒恃其聰明一二窺刺矣有論列重誣古人彌

可凜懼以是惘惘孑孑有懷誰語年衰日暮長自默息行歎坐愁而已今乃得遇足下連日閱志疑一冊歡喜踊躍撫卷欲笑不禁探懷欲語有如名山大川高深在望將爲獨游寂寥無侶終不足以暢其幽懷有人焉提壺槖筆請與之偕卽路有險巇徑有歧別有不相爲扶掖相爲指縱以斬其達於所至者非情也凡足下所疑數言可了者已評識冊中有當詳論者不敢率略輒具書以荅如左足下所自爲說二事其一謂士大夫廟祭當有樂然儀禮特牲少牢二篇皆無樂此在本經雖有

它證義不可易其鄭注致女不箸其時孔疏謂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足下據昏義婦人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教於宗室教成祭之以證明疏義至爲確實六藝之言互相灌輸苟致其曲宣其隱則節節疏通無所厎滯有不然者然後博攷而申辨之非好辨也故善言禮者證而多同不善言禮者辨而訟紛覩足下於是言也可與習禮矣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阮刻據十行本變作等誤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

而裼亦是也孔疏專據聘禮經文以釋裼襲相變之義而以垂藻爲有藉須裼屈藻爲無藉須襲按之經注皆合但鄭君立說自有次弟故於聘禮上介執圭屈繅（即藻字下璪亦同）授賓即以曲禮此文爲注其下經文即曰賓襲執圭既而賓致命又曰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又曰賓出公側授宰玉注謂使藏之以上皆無藉則襲之明徵至於受而藏之執玉之事已畢此下經文曰裼降立（謂公裼也）又曰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自後皆言享賓事鄭君於此恐與前引執玉之文相混也則又明之曰

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此正别於執玉之裼襲言之也孔氏知之故於執玉疏總言之曰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於行享之時皆裼也言行享之裼不關執玉正得鄭意表記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鄭云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此與聘禮注相證言明玉藻不文飾也不裼鄭云裼主於有文飾之事彼疏案聘禮使臣行聘

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也此孔氏述鄭意又甚明晢也此疏下文又云裼襲不相因者彼謂各執其物執龜玉者則襲受享者則裼與此同也凡皆推明鄭意以釋本句圭璋特而襲以下三句之義不關玉之有無藻藉以爲裼襲也足下疑於孔疏謂凡享時其玉皆無藉藻與上文言受享則裼相違又與下引崔靈恩說圭璋有藻束帛加璧不須藻之言亦不合今僕發明鄭孔之言裼襲致敬自有兩義皆本禮經則可無疑於此矣

惟崔氏言璪藉或有或無與疏語不合竊疑此疏皆無藉藻之上傳本脫一不字正言享時之玉或有藉或無藉耳請援朱子補皇侃說之例補一不字見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則與上下詞意相貫而疏意謂賓於是時可以裼可以無裼而必一於裼者則以行享之時主於見美以為敬亦足以發明鄭氏後注之餘意矣然崔氏之言束帛加璧不須藻顯與典瑞言璧琮繅皆二采一就相牴牾疏家偶未詳辨朱子固斥之矣繅藉之制有二一則木為中榦用韋衣而畫之一則以組繫玉因以為飾二者

相連實是一物皆見於聘禮本經而傳注言其制度綦詳賈公彥又云以木爲中幹者此繅常有不得云無藉經云執玉無藉者據絢組璪藉而言尤爲分曉自陸農師陳用之以古禮明著其物者一槩抹摋而直以束帛爲藉朱子亦疑之而云不敢斷其是非不謂白雲先生徑用新說蔑棄古義既違鄭君又不宗朱子其言實未可據信凡治禮必主鄭君朱子與門人言之非一願先爲墨守師法久而通貫融洽然後泛覽諸家昭然白黑自分乃不爲好新異者歧惑也已呆就之說鄭氏以一

帀爲一就而能安生以采別二行爲一就者據典瑞所云二采一就是朱綠二采共爲一就故以采別二行爲一就也采畫韋板之上上下相交爲行前後環周爲帀二行一帀事不相妨非有異義也地祇之祭孔疏謂其神有二一歲有二祭此與六天帝一歲九祭之說同出於鄭君諸儒聚訟其得失非下學所可妄論而疏家固一遵鄭氏爲說乃就其所舉二至之日謂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夏正之月當爲何月語意近晦足下疑之是也攷鄭君注周官

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此明言祭崑崙之日以夏至也大司樂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鄭云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不言祭於何日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鄭云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亦不言祭日惟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云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此下即接言祀地祇豈前後文字相涉而致誤邪然夏正月間又不當衍一之字賈公彥云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

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孔疏亦引或說建申之月祭要皆為臆決之詞姑存其說闕疑可耳大行人六服更來朝覲之制今以本經之文計之元年侯也二年侯與甸也三年侯與男也四年侯與采也而甸當第一見五年侯與衞也六年侯與要也而男當第二見至七年則惟侯服見矣八年采當第二見九年衞當第二見十年要當第二見至十一年亦惟侯服見矣孔氏之言不誤無可疑者厭冠疏曰厭帖無者彊當從汲古閣本作厭帖無梁纚據士冠禮云緇布冠緇纚廣終幅長六

尺鄭謂纚今之幘梁也纚一幅長六寸足以韜髮而結之矣此舉漢法釋經也賈疏謂漢時卷幘之狀今不審知必以布帛圍繞髮際爲之也其制雖唐人已不傳僅言其概然皆有梁纚可知而厭冠則士喪禮有纓條屬厭之文注謂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其別無布帛韜髮又可知也故曰厭冠無梁纚也不知何時有此誤字惠定宇據宋本改者爲著而阮氏校勘記從之今攷疏上文釋苞屨謂藨蒯之䒷爲屨扱衽謂孝子徒跣扱上衽則此厭冠亦當言其冠之制度不當以者

强為說衛正叔集說引此文亦作梁纚笄從之古書流傳日久不能無壞字鄭君注禮公叔木之為朱以世本正之衣衰之為齋衰以禮經正之次路七就之為五就卽以本經正之皆有據依者為多它亦以形聲相近求之而得然則校正文字亦是先儒家法如阮公譔十三經校勘記嘉惠後生之意甚盛惜乎分授諸君閒有以言語相失恩怨相出入而求勝不已者但當攬其大致而審愼其從違可耳異義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不令一本作不今未知孰是異義者許叔重譔五經異義十

卷鄭君爲駁今皆不傳近儒有輯本葢所存亦尠矣此
條許君主公穀二傳以盟爲非古鄭君駁從左氏以周
禮有司盟之官於禮得盟大旨有此二說僕嘗讀穀梁
之言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竊謂舜以前無
誥誓此誥誓不及五帝也而三王爲夏殷周當從白虎
通義於周爲文王非武王趙臺卿孟子章句亦云三王
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白虎通又引詩云命此文王于
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此正以文王受命作
周明得稱王也公羊傳亦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明此

則周官司盟乃武周以後之禮非三王時所有許君之義尤爲近古矣中州士子類能習程朱之言刻勵謹愿者多而未能肆力於學葢明道必先明經明經必假塗於先儒傳注故朱子嘗語門人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攷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雖然其本末緩急之閒又不可不察班孟堅曰六藝之文五常之道相須而備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謂三年而通一藝則

必無期於速成謂存其大體玩經文而畜德多則必不為穿鑿破碎馳騖末流而自遠於五常之道矣於此可以知漢宋大儒之言無二道一於聖人之經而已禮有其數有其義今所攷辨者數也而義在焉故曰知其義而敬守之又曰無不敬每見足下言語步趨肅然莊雍然和頎然清立無惰慢者無鄙悖者足下時多小病今將暫歸省母藉以養疴吾知子之事親也和婉之悅其心賢於甘旨也其守身也嚴正之養其體美於服食也中庸禮經之通義也故曰大哉聖人之道又曰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然則君子之明道學禮而已矣正其趨一其志深其思慮夙興夜寐日與三代之文相接不誘於時尙不奪於外物久而浹洽其立言制行必有可模可範者而聖人之言立於禮者乃不虛願足下勉之而已

荅王解元曠衡書

小園解元先生足下曩歲獲親風采欽挹時深頃奉來函備承心注遙惟董生下帷益精所業　明廷發冊吁對天人甚盛甚盛中州采詩之舉弟到汴即有意於此鞠邨爲言寶豐楊君志在甄緝因以所得諸集多付鞠邨以畀楊君楊君以鄉試事來省會示所選數卷去取似有未愜即直言告之屬其更定楊君諾而去逾二年書成鐫木贈予一編去取當否可勿論即金根臆改之處觸目皆是卷前列弟名於閱定姓名之首尤令人慚

悚昔沈文慤誤選　國朝詩別裁每有點竄如竹垞玉
帶生歌末句至今爲藝林口實山左詩鈔初出趙秋谷
月夜絕句有改字秋谷後人至上書大府請剷去乃祖
之作不願與吳庸子並列僕何人斯敢唐突前賢如是
哉嘗與張詩舲許信臣諸公言之又與周稚圭王春巖
言之因欲別爲一集以自湔洗惜乎前此歲月久虛而
已得之集又多散失年來衰病日增能否卒業未可知
也鄴架如有珍藏秘籍乞隨時惠寄以擴見聞鈔錄後
卽行還趙必不致稍有汙損高生常語我家有李御史

讀騷樓詩總未付看去春始託之蕭學使不意學使回
省卽以叢去此集竟未寓目未知先生有可訪求否如
晤高生幷望致及至尊公太老先生遺集筆力超雋足
自名家惟拙箸限斷自嘉慶朝而止是以未及錄入其
中佳篇美句輒寫入手記時時玩誦寔溉良多二冊奉
繳祈詧收別有貢疑一紙附上它日付刻時更宜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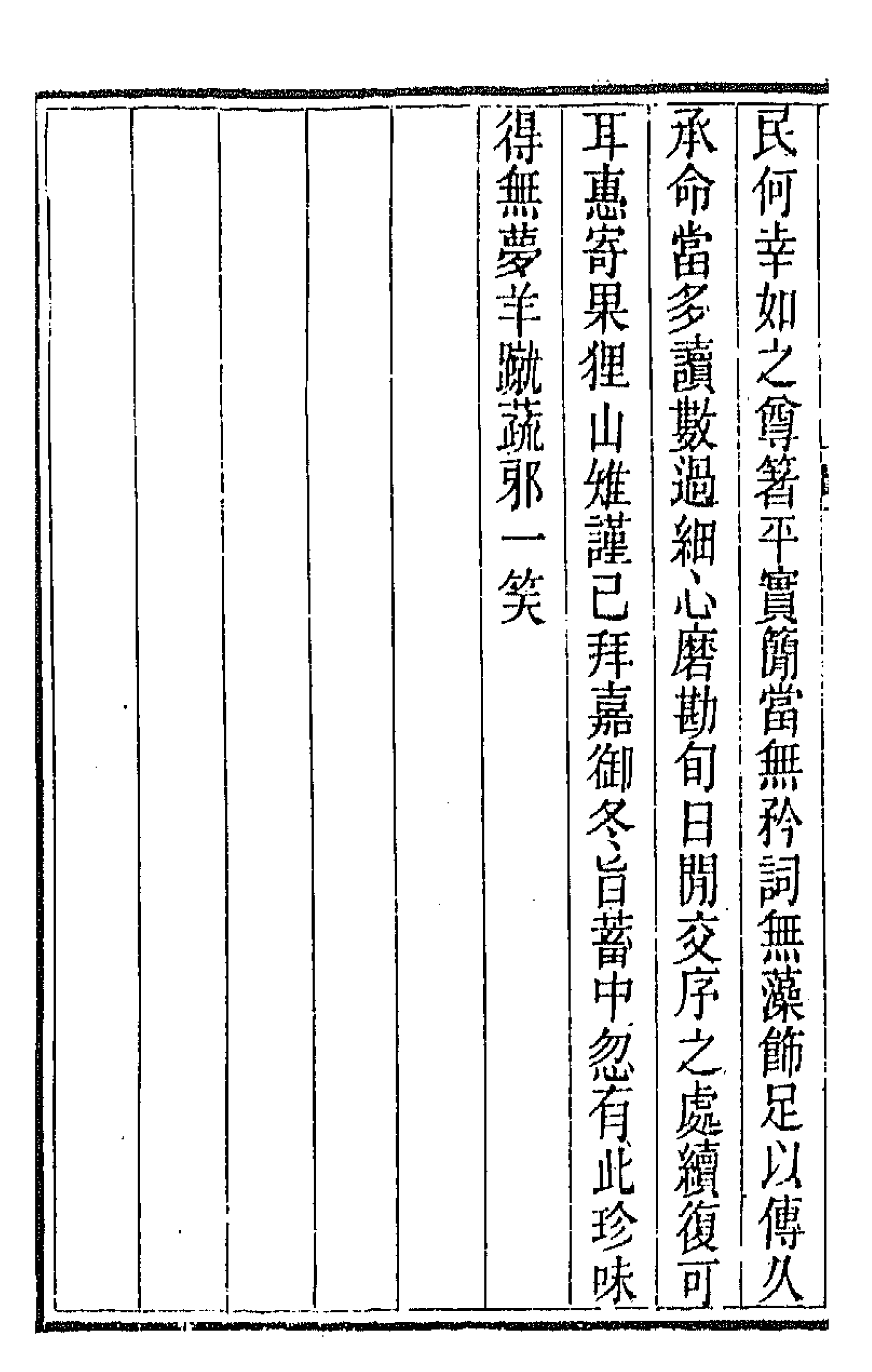
荅劉弁卿明府書

晤別忽又半年時深懷想縣生廠樹贍等時稱道閤下淸廉惠愛邑之長老皆言六七十年來所未見益信吾道有人且爲山邑之民稱慶近日始聞有築隄之事忽荷賜書縷示始末讀之大快人意貴邑之有水患弟聞之久矣前此敬明府集民貲修城不竟其事以致大水侵城百姓嗟怨適吾友馮翰香五兄暫署觀察追償多金爲振邺之費幷勒令敬君告病而去還省後爲弟言之馮君平日議論少可多否弟嘗規以爲政不在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若力所能爲職所當爲毅然行之更不必有恩怨毁譽之見置於吾心也馮君此事深可歎服惟竊怪縣境多水徒以修城爲急豈郊外之民非吾赤子耶田疇閭廬非吾保聚耶然自敬君之後數任亦未聞有籌及者今得閣下實力實心相度形勢先深其受水之河後防其溢出之路堅築隄岸衞民即以導水俾曲折下流以達大川此百年之利也隄既高且長隄面寬隄根尤寬其善一隄根以大木爲樁中塡以石入土深至五六尺其善二築五挑水壩於旁以備夏秋盛漲

可以分洩其善甚三順隄種雜樹使蟠根其中隄益固其善四是皆一勞永逸之計非塗澤一時掠名市美者比也靜亭觀察到任想已在隄成之後卽捐廉爲創集歲脩之資爲善後之計亦可敬佩弟閒居無事近日續彭氏良吏述纂輯

國朝二百年來循良政績頗知農田水利於民命最急然非清潔勤苦民志相孚雖欲興築亦不得成而司空之官久廢度地程功不得其法則雖成亦廢如閣下所爲當於古人中求之所願充仁集義宏此遠謨以澤斯



民何幸如之尊著平實簡當無矜詞無藻飾足以傳久
承命當多讀數過細心磨勘旬日間交序之處續復可
耳惠寄果狸山雉謹已拜嘉御冬旨蓄中忽有此珍味
得無夢羊蹴蔬邪一笑

吳仁齋六十序

予客廣州故總督盧敏肅公屬予修鹽法志竣將告歸公固止之曰昔儀徵公築學海堂課士于此也士多學古治經者久而無以勸進之恐中怠幸子之來其爲我强留必爲粤士益予乃止退惟所學謭陋無以稱公意乃與學長林吳會諸君謀爲專經課士法已又思粤故多志節恬退之士其有懷道講學讀程朱書衡門自樂而不出者乎誠得一二人焉有司者尊禮之爲國人矜式亦足以興道厲俗矣盧公曰然子爲我物色之久之

而會君乃告予以仁齋吳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幼讀書
即喜聞前賢善行未弱冠從伍鑑湝勞莪野講易有得
已而窮治諸經積論說三四十卷儀徵公之至也獻其
所著書嘗一至廣州尋還所居鶴山授徒大雁山下邨
舍中窮且老矣盧公聞之大喜曰子必爲我致之幸甚
是冬公下英德使聘先生爲講師明年先生來始相見
也辱先生以予爲可語出所撰四庫全書提要跋語一
首常篋藏不輕示人者文近萬言略謂我
朝二百年來名臣先正若睢州平湖孝感安谿高安江

陰諸公遺書具在皆以聖賢爲師仁義爲歸道揆法守不敢踰越獨四庫館大臣司事者曾不念講道廸德之任風行草偃之速其所攻辨多毀斥宋儒微文巧詆詞氣輕薄近年以來學術士習已陰爲推移甚可懼也且叚其援引文字又多疏舛條列而駁正之如陳清瀾之於姚江者蓋先生信道篤雖窮士而有世道之憂如此英德書院故縣人所爲例自求師雖總督命不易盧公曰然則柰何則命廣州守爲先生謀先生不可曰是貨之也盧公歎曰禮正人艮不易於是先生窮益甚或絕炊

與其長子文起日噉士藷數枚讀書不輟盧公猶數問先生狀俄公卒予亦去粵予蓋甚愧先生然不必愧也不若是不足以見先生及來大梁得文起書歲丙申先生年六十矣欲得予文爲其親壽文起從予游治禮經甚精密亦能固窮者爰述予所見聞于先生者以畀文起屆日其偕若弟若子請先生老友鄧將如胡道鄉輩及會君坐一室中無錢治酒饌卽瀹水熟士藷以進乃出予文誦之先生之前先生必嘅然笑曰是知我也已

仁齋父子啖士藷讀書至旬日之久予所親見者嘗

往訪之貌充愉如常欲稍佽助之竟不敢言而退曾
勉士曰覩仁齋道德氣象天必佑之不於其身必於
其子孫予則謂是能全其天者也其養生也不可謂
不厚彼酬參於富貴者直自戕耳勉士甚韙予言此
序作於丙申之秋昨與鏡堂中丞論士先氣節因及
仁齋之賢而以序質諸中丞並錄一本寄四弟翼日
過中丞所署按察步君在焉中丞迎謂予吳生得佳
序可以不朽矣此亦應酬常語耳顧按察乃曰星湖
前輩在粵心許者其人老歲貢吳氏岳名鶴山人因

道其言行蹤迹舉序中所言甚悉予乃竊歎中丞樂道人善有如此也卽記之以語吾弟且告予方子密兄弟少年聞人嘉言善行當謹識心胷閒存而勿忘久乃與善化獲益無窮若聞人言某也才而巧某事得財利世俗多忻羨者亟掩耳走勿終聽舜蹠之分如是而已庚子六月下旬六日

予去粵時屬祁大司寇三事仁齋書院其一也三事皆不慮仁齋得館二年戊戌以後不知矣仁齋子二人長文起某科副榜予課專經十人文起最長所箸

大戴禮廣義予錄其略入學海堂二集次子某廩膳

生員

鄒鍾泉太守五十序

以文爲壽非古也吾友鍾泉鄒君行已涖官皆循古之道又深於古文義法今年及艾而儀吉乃以不文之詞進何君顧嘗觀士君子之志於學也歷月逾時必有以自考其進退況仕宦既久政事字於民言

上方畀以大任則夫怵盛名之不易居日思勵進修戒玩愒其用心尤切於常人然則因時進言以爲輔仁之助亦友道然也而豈曰文之云乎憶歲丙申始相見與論吏治因及

國初以來諸名臣君慨然深語謂若湯睢州朱高安孫
興縣諸公一皆以教養爲本務出入數十年恤民力育
人材惟是爲兢兢所以佐
累朝仁聖之治而收太平之效者實在於此孟子言仁
政始於薄稅省刑繼以殖農桑勸親睦興庠序之教誠
得其綱領上下相持堅守一意培養變化風俗消而賢
才出於以内致太平外攘四夷廓如也君久於吏事而
所論如此其爲政卓然以古人自期待可見也曩京居
時嘗聞君爲大府與中州學舍二千餘所及來汴親見

君領陳州數月招徠諸縣生就學者旹三千人略循衞輝勸
民種樹先後得五百萬株其它興水利振災荒所濟甚
博今以河患全城功
天子稔知其賢特簡首郡不循常格蓋自善化賀中丞
初任守南昌而後不數見也又以善後事鉅非君莫屬
故雖
記名觀察猶未即去冰以圖終厥功於是中外論經世
才可倚任者落落數賢君其職志矣而君意念閒常若
有欲然於中者此儀吉所以願有言也君承舊門名德

之後事母太恭人色養蒸蒸宗黨僚友惠愛無不至故其施於政也推事親之仁以及民物規畫條理皆以怵惕忠厚之意行之是以憂而勤之懼其不勝於今也思而備之懼其不堅於後也少時好讀前人論政書既躬親民事諳悉其情之甘苦事之利害更取前史之紀循吏者攷論得失爲道齊正軌一書時舉其殊尤異績以爲法程故其識遠而慮精不敢恃旦夕之已效而自畫也如此繼自今名位當日隆中外之責望亦日重吾聞昔人有守郡著聞洊陟公府而聲稱闕如者亦有轉官

易地而其政不舉者自單與東南於今三年茲雖民心漸定而邊費不貲催科妨於撫字吏道紏於多端竊計數年之閒爲教養之政其難當十倍於前時君其深念於此如執玉如奉盈如承賓祭維持調護潛移默感仁周而誠至必使德澤之施於下者如山之積而日高如川之濬而日深以壽吾民以壽吾國即以爲壽母期頤之祝而遂踵美於睢州高安與縣諸公之名迹未巳也則雖不文之詞是詹詹者其亦將託先生而可傳也夫

賦復郄表兄七十序

余少長外家讀書於花谿之樓上七年終鮮兄弟而舅氏餘齋先生未有子余每晨起挾一篇上樓夕而下樓子然獨往來無所與語十歲而吾表兄復郄從其本生父山泉先生至自德清一見若親昆弟塾師適它出兩人避衆人匿樓上裁紙舐筆雜塗抹笑語長者趣之飯久久不去時君葢宿留旬日始返云明年余入都後七年歸里則君已游庠且嗣爲餘齋先生後謚云親而先生又移居吾郡城東郭聚處益密葢自己未至已巳十

年之間始共治舉子業繼博覽載籍馳騖古今相上下議論君信愛余至篤或攷某經某事讀某氏著書作某文字兩人無不同中間余再至閩再赴禮部試不數月輒歸歸而益相得歡甚洎余京宦後追念舊游渺若河漢之遠不可卽中更憂患亦再歸里門席未暖輒去癸巳暮春余將有遠行君自東門冒雨走入城送之府學前揖登舟至今十五年不相見而君年七十矣九月十七日爲君誕辰余久客思歸不果因爲辭以寄祝若書牘道情素耳非以爲文也猶憶往時餘齋先生患末疾

終歲在牀蓐君視湯藥朝夕常在側君配陳孺人事舅甚勤謹先生嘗語儀吉曰人子事親疾常爾最難得者汝表嫂也余以是知君之能感其妻以事親其於孝也乃盡今陳孺人謝世久矣不得借君眉壽此爲可念爾君爲人靜穆舒緩而中甚敏稠人中未嘗大言哆笑尤不妄交遊自中表揚君藝墅及先兄學山外素忘不過三數人或通顯爲大僚互數歲不通書澹然無所求於外葢我外家孝謹廉退之風君確乎固守數十年不易以身教其子孫者如此故自學士公廣濟公德澤貽後

人至厚而餘齋先生及君顧績學未遇論者皆謂必發
於君之子孫今諸子應鄉會試者四人皆有文譽諸孫
又多好學天道循環必復其始而余則尤愛諸子之能
守家法言行恂恂謹畏無敢肆者遇合何足道但令自
此以往君大年期頤門以內雍然秩然可以常優游安
樂必無煩心拂慮之事可知也此乃足以為君賀者也
今夫富貴壽考人人之所樂也而洪範九疇歸於皇極
之建者必曰攸好德世固有備富貴壽考於其躬而中
心慽然常不足而且無以喻諸人人亦有明知其故而

無以釋其中之憱然者若是何樂之與有然則君之所以能致此者良不易也余言雖淺近君其欣然爲余釂一觴乎

蘇母節孝序

有士大夫家門祚中衰煢然孱弱末由自存皆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眂而生者遂浸者安卒能係一綫之緒以續其先俾宗祀罔替皆曰繄節母之力可不謂賢乎雖然猶有閉夫家之立也承之惟人傾之惟人故慈母之心子之處也保抱拊畜不忍不周也子之孤也保抱拊畜尤不敢不周也惴惴焉惟不克長育是懼姑息之不暇何暇教卽教矣而徒習浮夸之詞爲聲利之鶩不使近正士聞正言亦終無以成人是故教而不得正與

無教同子而不承家與無子同然則賢母之難能尤在乎識保家之本有善教之實若鄢陵蘇母可以風矣予客授大梁蘇生源生始來謁坐定即自陳少孤賴母氏教育至于成人詢其邑則舉周漢以來沿革始末以對予灑然異之已列其所著書數百家條論得失質於予其言多中理予益愛之在書院中同儕稱居言動無放出入無苟自為課程甚密予微察之兩年無偷日嘗假歸省母未久輒至日母恐源生廢學趣之來也顧生又念母甚依戀怊悵時見于詞色予每與生語欣然屬念

曰是家母子如是蘇宗其興乎已而生舉拔萃科將北上應　廷試乃述母節孝行求一言序之予固甚樂乎其言之也母王氏許州人年十九歸于自明翁六年源生生生未期而自明翁卒時太翁姑猶在堂已而祖始連喪太翁三娶母力貧將事先後十年盡孝敬源生五歲患豆悪絕母禱于神逾月乃差已延里中名宿授之讀迨既長矣壹惟勸學是亟家事拮据躬任之不以累源生葢源生祖父兩世皆績學弗耀得源生而期之遠大當彌留時皆有遺命以任于母而母亦以之自任也

源生時蓺花庭下或畫紙爲碁局母見卽叱之亦不深責也一日有行不謹者造門母聞乃大恚召源生跽前鞭之雨下鄰媪走相解持母手曰若孤子也脫有不虞柰何母曰若惟孤子也若祖父以屬我者今若此此而不教後且不可教異日我何以見先舅先夫地下言已而哭鄰媪逡巡去母乃披源生起爲述先人遭遇艱難門戶陵替汝而不愼將墜厥宗源生自是知守身之義每爲予述前事輒瞿然改容嗚呼家之隆替視其子子之成敗視其友惟師資之益惟邪慝之絕若蘇母可謂

善教也已今生將游京師京師四方賢人傑士之所萃也慮已以求正其取資無涯然而聲利之習亦將汨之生其慎之又慎跬步毋忘賢母之訓則善矣予無似愧生之相師無以裨生因序母之賢特書此一事為進修之助夫人於其親之訓而不忘也以守其身以亢其宗夫豈有窮哉其亦賢母之所樂聞也夫道光十八年仲春之月

封太宜人張母高太宜人九十壽序　代田編修

嘗讀大雅既醉之詩序以爲告太平也其頌君子之景福本於昭明高朗之德推及於錫類之孝室家之壼悉歸美於女而有士君子之行者又繼之曰從以孫子善哉詩人之善頌也叔向釋此詩之旨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惟其膺保明德必有章譽蕃育之祚焉竊證之於易在坤卦始言章曰含章可貞者其章譽之謂與蓋惟坤德之安貞佐成高門善庇其後然後有以致景福之隆厚及其盛也遂以登

太平之雅頌是惟我友豸山大令尊祖懋高太宜人之
德足以當之葢聞高氏世有隱德太宜人在室有孝友
之行所謂道齊師氏者早已章譽于鄉郷閒年十五歸
於先贈公有孚太翁時則祖舅姑暨舅姑皆在堂有孚
太翁遠服賈於北邊以爲孝養太宜人侍奉左右婉愉
祗承克盡婦職有孚太翁於昆弟行居長諸娣來歸太
宜人皆變若兄弟周旋委曲和氣薰感藹以得堂上歡
心家本不豐持以儉勤益粟尺帛皆歸實用先後庀大
事得無憾人皆謂有孚太翁得內助之賢焉太宜人有

子女四人長即贈公佩璣翁繼世克孝劬身奉親諸弟妹怡怡翔前有孚太翁顧而樂之乃大令始生而有孚太翁旋膺修文之召數年間佩璣翁亦即世於時大令尊慈白太宜人年甫二十有七凜然厲冰霜之操慈姑孝婦志節相暉形影相依菀枯相勉爲大令諸姑及叔畢婚嫁婁而諸孫扶持幼弱其於大令撫視教訓尤倍於尋常如是者二十年而又失白太宜人之助時太宜人年逾七旬而訓而勤勤猶朝夕不釋於懷也大令至今言及之輒爲感動不置云大令又言太宜人篤於爲

善平居鄉黨以緩急告慷慨樂施然皆出於衣食之省嗇非義之財必卻而誠摯待人之意肫然常有餘於所施之外其訓子孫也尤在仁必爲質而廉以守己服官以來簡札諭訓猶諄諄無虛月是以大令頻年受事繁劇不名一錢爲大府所倚重而仁心愛民歷任皆有實政即權篆數月小民一皆去思愛戴夫固有自來矣雨公家在孟邑距大令所居數百里而近夙聞太室人之賢久矣茲者仰承

恩命典試中州大令適來共事校閱之餘獲聞太室人

懿行謚詳及撤棘而聞大令爲政衢歌巷詠又皆歸美于太宜人豈非太宜人卓然有士君子之行而膺保明德從以孫子以廣裕於人民合於雅頌之義者與明年春適値太宜人慈壽九十同人將製屏稱慶你惟太宜人平時慈訓斥華侈而喜質樸以兩公鄉里閒可以質言屬爲介雅不敢以不文辭會
國家大慶恭逢
聖母七旬萬壽
皇上錫類之孝方與天下臣民同茲介福而大令又適

以是時從事塞河之役卽日宣房蕆績中外平成
懋賞酬庸亦必有章譽于無窮矣惟太宜人明德致福
其將二晉崇封蕃祉老壽垂蔭孫曾家慶尤未有艾此
徵於詩人之詞且合於春秋賢卿大夫闡繹之旨而昭
然可信者爰敬述斯義爲太宜人晉一觴焉是爲序

陳睿庵先生祀名宦序 代張布政

功有匡濟一時者有澤及後世者自昔循良之吏能兼之者葢不多覯也大抵人之材質剛柔緩急各有其𣅿陰𣅿陽之氣習儒者勵學自脩志於斐人其治民也類多能撫字存䘏以流其仁一旦有意外倉卒之虞折衝禦侮或無以展其謀而才之足以濟變者其於教養之術則又闕焉故雖以吳隱之之賢其爲廣州刺史詔書稱其革奢務嗇南域改觀躬行之效至於移風易俗可謂盛矣然不能抗盧循之難虞詡以利器自任譬於槃

根錯節用其所長討賊朝歌果應時平定矣然於它民政無所設施而且後悔其多殺吾讀史至此未嘗不惜其才之有偏學之未化而三代以下生民望治於君子欲得其庇賴夷險一致長恃以無恐者豈不難哉若龍里陳睿庵先生儀隴之政則異是嘉慶初元教匪先後起楚蜀未幾楚匪併於蜀而蜀兵先以征苗調黔中郡縣戎備單弱披掠日告儀隴山中彈丸地又當賊要衝先生忠信慈惠久洽于其民於是脩城練勇授兵登陴民趨事相屬囹圄有遺力又親履四鄉教之依山立寨築

堰種樹俾水火有賚堅壁清野以杜覬覦相隘設伏以防馳突清野流民或資之歸或傭之廪以綏鄉附更以其餘力廣棲流立醫局置義冢旬月之間靡廢不周無政不舉內外大和而守益固勸率士林與其弦誦月以忠孝大義相敦勉勠力一心民氣丕振賊相戒不敢犯而且時出其精銳左右大軍額忠勇公麾盤寨之捷寨出千餘人力戰一晝夜斬獲最賊始遁去即先生所立寨八十之一也顧縣綱千頭以續饋運壯丁護之賊始不敢窺伺饟道以訖于成功當是時先生以為守土之

吏職當然耳不目名其勞至今數十年往時屯守處多成都聚堰水漑田瘠者以腴歲且增闢桑柘成陰婦人事蠶織城鄉之士雍容禮義衆庶樂業風俗愈厚此古人所未易一二專美者而先生實兼之智拯一時之危仁爲百世之利不震不驚可久可大宜乎儀隴之人久而不忘至於人往風微歌思感仰而終有崇祀名宦之請也予於先生爲鄉後進先生德脩行備既祀於鄉賢予自弱冠知敬慕先生而未得見洎宦蜀中始得拜先生之良政會儀隴士民以其事來上予守成都又躬親

其盛焉茲先生哲嗣勉齋大令自滇舉卓異入都道出屬予序予不敢辭竊論其槩如此以質勉齋亦願與勉齋勤脩其職既盡所能爲益惕所未至交相勖以歸善於無窮也

記事續稿卷三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